

205
18
57

第三十三本
第三十一卷
第五倫
宋均
第三十二卷
東海恭王
楚王
東平憲王
廣陵思王
中山簡王
光武十二
沛獻王
濟南安王
阜陵賢王
臨淮懷公
琅邪孝王
鍾離意
寒朗

內閣文庫
漢書
五九四
五四
五四〇
架冊號類

漢書門
五九四
一五
一
五四
冊架函號類

不許帶出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940
冊數 54 (28)
函號 280 6



第五鍾離宋寒列傳第三十

淺草六庫

范曄 後漢書四十一

第五倫 曾孫種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其先齊諸田

史記曰陳公子完奔齊以陳字為田氏應劭注云始食采於田改姓田氏諸田徙

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為氏倫少介然有義行

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間里爭往附之倫乃依

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眾引疆持滿以

拒之引疆謂弓弩之多力者銅馬赤眉之屬

後漢書卷四十一

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

東觀記曰時米碩萬錢人相食倫獨收養

孤兄子外孫分糧共食死生相守鄉里以此賢之

倫始以營長詣郡

尹鮮于褒

風俗通曰武王封箕子于朝鮮因氏焉褒見

而異之署為吏後褒坐事左轉高唐令

高唐縣屬

平原郡故城在今齊州祝阿縣西

臨去握倫臂訣曰恨相知

晚日將倫上堂令妻字出相對以屬託焉

倫後為鄉嗇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自

以為久官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自

稱王伯齊載益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為糞

除而去

糞除猶掃除也

陌上號為道士親友故人莫

知其處數年鮮于褒薦之於京兆尹閻興興

即召倫為主簿時長安鑄錢多姦巧乃署倫

為督鑄錢掾領長安市

東觀漢記曰時長安市未有一秩又鑄錢官

姦執所集無能整齊理之者興署倫督鑄錢

掾領長安市其後小人爭訟皆云第五掾所

平市無姦在○劉攽曰注姦輕

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歎息

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

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

華嶠書曰蓋延代鮮于褒為馮翊多非法

倫數切諫延恨之故
滯不得舉將謂州將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
故耳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
長隨王之國光武召見甚異之二十九年從
王朝京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
此酬對政道帝大悅明白復特召入與語至
夕帝戲謂倫曰聞卿為吏勞婦公不過從兄
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
飢亂實不敢妄適人食
華嶠書曰上復曰聞卿為市揚人不遺母
下等餅者卿從外來見之奪母等探口中餅
信乎倫對曰實無此衆人以臣愚蔽故為生

是語也 帝大笑倫出有詔以為扶夷長
扶夷縣屬零陵

郡故城在今邵州武岡縣東北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雖為

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

一月糧餘皆賤買與民之貧羸者會稽俗多

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

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

先為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

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

皆察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頗恐

懼以祝詛，言倫察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永平五年，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號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倫乃偽止亭舍，陰乘船去。衆知，復追之。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是時顯宗方案梁松事，亦多為松訟者。帝患之，詔公車諸為梁氏及會稽太守上書者，勿復受會。帝幸廷尉，錄囚徒得免歸田里，身自耕種，不交通人物。數歲，拜為宕渠令。宕渠縣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顯拔鄉佐玄賀賀後

為九江沛二郡守，以清察稱。所在化行，終於大司農。倫在職四年，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史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怒馬謂馬之肥壯，其氣憤怒也。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財抑絕。以財相貨曰賂，音其又反，又音求。文職修理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時以為知人視事，七歲。肅宗初立，擢自遠郡代牟融為司空。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居職任。

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倫以后
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臣聞忠
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狷昧死自表狷猶在也
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十而家凶于十而國
尚書洪範之言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饋與
傳之文也束帛也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天
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興賓客其後梁
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
洛中無復權威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

外戚曰譬猶論也苦身待士不如為國戴盆望天
事不兩施司馬遷書曰僕以為臣常刻著五
藏書諸紳帶刻著五藏謂銘之於心也紳謂
諸紳也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為言竊聞衛尉
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
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
亦遺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
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為
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以不聞陛下情欲厚之

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
皇后家裁蒙省察裁與及馬防為車騎將軍
當出征西羌倫又上疏曰臣愚以為貴戚可
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
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
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為
意愛恐卒然有小過愛而不罰則廢法也聞防請杜篤為從事
中郎多賜財帛篤為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女
弟為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苦其不法

後漢書卷九

九

收繫論之今來防所議者咸致疑怪况乃以
為從事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為選賢能以輔
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有損事望望物也苟
有所懷敢不自聞並不見省用倫雖峭直峭峻
也然常疾俗吏苛刻及為三公值帝長者屢
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曰
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以寬弘
臨下尚書考靈耀曰堯文塞晏出入四年前
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東觀漢記曰去年伏誅者

後漢書卷九

九

刺史一人太守三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群下
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
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群下不稱故也
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
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
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
今駟協並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
務為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
反以為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

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也譴責務進仁賢
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
書記知秦以酷急士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
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
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
身不正雖令不行論語孔子之言以身教者從以言
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
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
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

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
適加喜怒以明在寬臣愚不足採及諸馬得
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復上疏曰臣得以空
虛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驚怯位尊爵重拘
迫大義思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又况
親遇危言之世哉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
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鄭
玄注云危猶高也據時高言
高行必見危故以為論也今承百王之敝
人尚文巧咸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兇貴中
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右妃以椒塗壁取其
繁行多子故曰椒房

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
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
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
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吻飄山聚蚊
成雷前書中山
靖王之言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
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
解醒當以酒也病酒
日醒諛險趨勢之徒誠不可
親近蒼頡篇曰
諛佞諂也臣愚願陛下中官嚴勅憲等
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

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

此臣之至所願也○劉攽曰案文當云是所至願也多一之字倒一

字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

止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上

其無私若此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

時人方之前朝貢禹前書曰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著

聞然少蘊藉不修威儀蘊藉猶寬博也亦以此見輕

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

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必不能忘

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劉

麻延年云唐睿宗下詔用十起作元子事本出於此明當作起也退而安寢

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

可謂無私乎連以老病上疏乞身元和三年

賜策罷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加賜錢五十萬

公宅一區後數年卒時年八十餘詔賜秘器

衣衾錢布少子頡嗣○劉攽曰案倫未嘗有爵無緣言嗣明多此一

字歷桂陽廬江南陽太守所在見稱帝之為

太子廢也樊豐等讚之頡為太中大夫與太

僕來歷等共守闕固爭帝即位擢為將作大

匠卒官三輔決錄注曰頡字子陵為郡功曹

頓令桂陽南陽廬江三郡太守諫議大夫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客止靈臺中或十日

不炊司隸校尉南陽左雄太史令張衡尚書廬江朱建孟興皆與頡故舊各致禮餉頡終

不倫曾孫種

論曰第五倫峭嚴為方峭嚴謂其性峻非夫

愷悌之士省其奏議惇惇歸諸寬厚惇惇純厚之貌

也音敦將懲苛切之敝使其然乎昔人以弦章

為佩蓋猶此矣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章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

也急然而君子侈不僭上儉不偏下禮記曰管仲鏹蓋而

宋絃旅櫛而反坫山節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有不掩豆賢大

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豈尊臨千里而與牧

上不僭上下不偏下圍筆庸乎詎非矯激則未可以中和言也

種字興先少厲志義為吏冠名列郡求壽中

以司徒掾清詔使冀州廉察災害風俗通曰汝南周勃

辟太尉清詔使荆州又此言以司徒清詔使冀州蓋三公府有清詔負以承詔使也廉察

也舉奏刺史二千石以下所刑免甚眾存官

奔走者數十人還以奉使稱職拜高密侯相

是時徐充二州盜賊群輩高密在二州之郊
種乃大儲糧糈勤厲吏士賊聞皆憚之桴鼓
不鳴流民歸者歲中至數千家桴擊鼓杖也音浮以
能換為衛相周後衛公也遷充州刺史中常侍單
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負勢貪放種欲收舉
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衛羽素抗厲乃召羽具
告之謂曰聞公不畏疆禦今欲相委以重事
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以論羽出遂馳至
定陶閉門收匡賓客親吏四十餘人六七日

中糾發其賊五六萬種即奏匡并以劾超
匡窘迫遣刺客刺羽羽覺其姦乃收繫客具
得情狀列內震慄朝廷嗟嘆之是時太山賊
叔孫無忌等暴橫一境州郡不能討羽說種
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而太山險阻寇猾不
制今雖有精兵難以赴敵羽請往譬降之種
敬諾羽乃往備說禍福無忌即帥其黨與三
千餘人降單超積懷忿恨遂以事陷種竟坐
徙朔方超外孫董援為朔方太守稽怒以待

之初種為衛相以門下掾孫斌賢善遇之及
當徙斥斌具聞超謀乃謂其友人同縣閻子
直及高密甄子然曰蓋盜憎其主從來舊矣
第五使君當投裔土而單超外屬為彼郡守
夫危者易仆可為寒心吾今方追使君庶免
其難若奉使君以還將以付子二人曰子其
行矣是吾心也於是斌將俠客晨夜追種及
之於太原遮險格殺送吏因下馬與種斌自
步從一日一夜行四百餘里遂得脫歸種匿

於閻甄氏數年徐州從事臧良上書訟之曰

臣聞士有忍死之厚必有就事之計故李布

屈節於朱家前書曰李布楚人為任俠有名

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末將軍急敢進計布

賣之朱家買置甲舍言之管仲錯行於召忽

高祖赦之後為河東守管子欲立公子

說苑子路問於孔子曰昔者管子欲立公子

糾而不能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無仁也孔

子曰則各聞於天下矣何為不死哉管子者

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於溝瀆

之中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為死之哉

錯猶此二臣以可死而不死者非愛身於須

史貪命於苟活隱其智力顧其權略庶幸逢
時有所為耳卒遭高帝之成業齊桓之興伯
遺其亡逃之行赦其射鉤之讎拔於囚虜之
中信音信其佐國之謀申勲效傳於百世君臣
載於篇籍假令二主紀過於纖介則此二臣
同死於大馬沉名於溝壑當何由得申其補
過之功建其奇奧之術乎伏見故兗州刺史
第五種傑然自建在鄉曲無苞苴之嫌饋遺
也也步朝堂無擇言之闕口無可擇天性疾惡

公方不曲故論者說清高以種為上序直士
以種為首春秋之義選人所長棄其所短錄
其小善除其大過種所坐以盜賊公負筋力
未就太山之賊種不能計是力不足罪至徵
徙非有大惡昔虞舜事親大杖則走家語孔子謂曾
子之故種逃亡苟全性命莫有朱家之路以
顯季布之會願陛下無遺須臾之恩令種有
持忠入地之恨會赦出卒於家

鍾離意傳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督郵時部縣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

記文符也案察之

意封還記入言於太守曰春秋先

內後外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詩云刑於

寡妻以御于家邦刑見也御治明政化之本

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直闊略遠縣亨細

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建武十四

年會稽大疫死者萬數疫癘氣也意獨身自隱親

經給醫藥隱親謂親自隱恤之所部多蒙

濟舉孝廉再遷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

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適以農意輒

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

狀意亦具以聞光武得奏以見霸曰君所使

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遂於道解徒

桎梏在牛日桎在足日梏恣所欲過與克期俱至無或

違者還以病免後除瑕丘令瑕丘今兗州縣也吏有

擅建者盜竊縣內意屏人問狀建叩頭服罪

不忍加刑遣令長休建父聞之為建設酒謂

曰吾聞無道之君以不殘人有道之君以義
行誅子罪命也遂令建進藥而死二十五年
遷堂邑今堂邑故城在今博州堂邑縣西北縣人防廣為父
報讎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
乃德廣歸家使得殯歛丞掾皆爭意曰罪自
我為義不累下遂遣之言罪歸於我不累於丞掾廣歛母
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得以減死論
顯宗即位徵為尚書時交趾太守張恢坐減
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薄入大司農簿文記也

縱意隨違舉養無所回避由是與竇氏有隙
二年病卒孫俱靈帝時為司空漢官儀曰俱字伯儷也
寒朗傳

寒朗字伯奇魯國薛人也生三日遭天下亂
棄之荆棘數日其解母往視猶尚氣息遂收
養之及長好經學博通書傳以尚書教授舉
孝廉永平中以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
共考察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隊鄉侯取
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

後漢書
卷之九
後漢書
卷之九
後漢書
卷之九
後漢書
卷之九

後漢書卷之九

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
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怒者
朗心傷其寃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物色謂形
狀也而二人錯愕不能對錯愕猶倉卒也錯音
七故反愕音五故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
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召朗入問曰建
等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知
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
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獄竟而又繫至今邪

喜懼相半不勝愚戇征營罪當萬死征營自安也

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

謝比上天降旱密雲數會朕戚然慙懼思獲

嘉應故分布禱請闕候風雲北柎明堂南設

雪場明堂在洛陽城南言北柎者今又勅大

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庶消災譴詔因謝公

卿百僚遂應時澍雨焉說文云雨所以澍生

時詔賜降胡子嫌尚書案事誤以十為百帝

見司農上簿大怒召即將咎之意因入叩頭

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為愆則臣位大罪重即位小罪輕咎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就格格拘執也帝意解使復冠而贊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隱猶私也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拽常以事怒即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即出即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煌煌曲禮文也穆穆義也煌煌盛也未聞人君自起撞即帝赦之朝廷莫不悚慄爭為嚴切以避誅責唯意

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會連有變異意復上疏曰伏惟陛下躬行孝道修明經術郊祀天地畏敬鬼神憂恤黎元勞心不怠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易通卦驗曰愚智同水泉湧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群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為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爾雅至於骨肉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和也以致天灾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先王要

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禍

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鹿鳴詩小雅

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以人神之心洽然後

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揆萬機詔有司慎

人命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垂之無極帝

雖不能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故不得久留

出為魯相意別傳曰意為魯相到官出私錢

身入廟拭机席劔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上

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

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鐘

意召孔訢問此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皆有

丹書人莫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

欲以懸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

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箒會稽

鍾離意壁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伯果

服焉劉攽曰注錢萬三千文案古人言

錢不曰文世俗乃有此文明多一文字後

德陽殿成漢官殿名曰北百官大會帝思意

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意視

事五年以愛利為化東觀記曰意在堂邑為

百姓如赤子初到縣市無屋意出奉錢帥人

作屋人齋茅竹或持材木爭起趨作炊日而

成功作既畢為解土祝日興功役者令百人

姓無事如有禍崇令自當之入皆大悅多殷富以久病卒官遺言上書陳升平之世

難以急化宜少寬假帝感傷其意下詔嗟歎
賜錢二十萬藥糝者河內人天性朴忠家貧
為郎當獨直臺上無被枕杜杜音思漬反謂
蜀漢之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
甚嘉之自此詔太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
帷被皂袍及侍史二人蔡質漢官儀曰尚書
郎入直臺中官供新
青縑白綾被或錦被晝夜更宿帷帳晝通中
枕卧旃蓐冬夏隨時改易太官供食五日一
養食下天子一等尚書郎伯使二人女侍史
二人皆選端正者伯使從至止車門還女侍
史繫被服執香鑪燒爇從崧官至南陽太守
入臺中給使護衣服也

宋均傳

族子意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也父伯建武初為
五官中郎將均以父任為郎時年十五好經
書每休沐日輒受業博士通詩禮善論難至
二十餘調補辰陽長辰陽今辰其俗少學者
兩信巫鬼均為立學校禁絕淫祀人皆安之
以祖母喪去官客授潁川後為謁者會武陵
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
奔命三千人往救之前書音義曰擢選精勇
聞命奔走謂之奔命也

既至而尚已沒會伏波將軍馬援至詔因令
均監軍與諸將俱進賊拒阨不得前及馬援
卒於師軍士多溫溼疾病死者太半均慮軍
遂不反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
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
均曰夫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
公羊傳曰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乃矯
有以安社稷全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即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眾遣
歸本郡爲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制
之罪光武嘉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還家上冢
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遷上蔡令時
府下記禁人喪葬不得侈長長音直諫反禁
之餘不得奢侈有
均曰夫送終踰制失之輕者今有不義之
民尚未循化而遽罰過禮非政之先竟不肯
施行遷九江太守郡多兇暴數爲民患常募
設檻穽而猶多傷害檻爲機以捕獸
穽謂穿地陷之均到下

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鼉鼉在水各有所託
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
民害谷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
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
制其後傳言禹相與東游度江中元元年山
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
由是名稱遠近浚適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
之浚適縣屬廬江郡故城在今廬州慎縣南衆巫遂取百姓男女
以爲公嫗嫗以鬼爲山公以好爲山歲歲改易

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
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
於是遂絕永平元年遷東海相在郡五年坐
法免官客授潁川而東海吏民思均恩化爲
之作歌誦闕乞還者數千人顯宗以其能七
年徵拜尚書令每有駁議多合上旨均嘗刪
翦疑事帝以爲有姦大怒收卽縛格之諸尚
書惶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蓋忠臣執
義無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志小

黃門在傍入具以聞帝善其不撓即令貫即
遷均司隸校尉數月出爲河內太守政化大
行均常寢病百姓耆老爲禱請且夕問起居
其爲民愛若此以疾上書乞免詔除子條爲
太子舍人均自扶輿詣闕謝恩帝使中黃門
慰問因留養疾司徒缺帝以均才任宰相召
入視其疾令兩騶扶之騶養馬者亦曰騶騎均拜謝曰
天罰有罪所苦浸篤不復奉望帷幄因流涕
而辭帝甚傷之召條扶持均出賜錢三十萬

均性寬和不喜文法常以爲吏能弘厚雖貪
汙放縱猶無所害至於苛察之人身或廉法
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災害流亡所由而作
及在尚書恒欲叩頭爭之以時方嚴切故遂
不敢陳帝後聞其言而追悲之建初元年卒
於家族子意

意字伯志父京以大夏侯尚書教授夏侯勝也至

遼東太守意少傳父業顯宗時舉孝廉以召對

合旨擢拜阿陽侯相阿陽縣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

建初中徵為尚書肅宗性寬仁而親親之恩
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特加恩
寵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意以為人
臣有節不宜踰禮過恩乃上疏諫曰陛下至
孝烝烝恩愛隆深以濟南王康中山王焉先
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遠離比年
朝見久留京師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
禮車入殿門即席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
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

曰叔父加以賜幣詩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

公既成洛邑成王命召今康焉幸以支庶享

食大國陛下即位蠲除前過還所削黜衍食

它縣衍謂流衍男女少長並受爵邑恩寵踰

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

所以尊尊卑卑彊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

盛當為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

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成

家官屬備具當早就蕃國為子孫基趾而宰

第相望又磐京邑

磐謂盤桓不去

婚姻之盛過於本

朝僕馬之衆充塞城郭驕奢僭擬寵祿隆過

今諸國之封並皆膏腴風氣平調道路夷近

朝聘有期行來不難宜割情不忍以義斷恩

禮記曰門內之政恩掩義門外之政義斷恩

發遣康焉各歸蕃國

令羨等速就便時

利之行自取便之時也

以塞衆望帝納

之章和二年鮮卑擊破北匈奴而南單于乘

此請兵北伐因欲還歸舊庭時竇太后臨朝

議欲從之意上疏曰夫戎狄之隔遠中國幽

處北極

爾雅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鈇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也

界以沙漠簡賤禮義無有上下彊者爲雄弱

即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剋獲曾

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

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人得生勞役

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

數中國坐享大功享受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

興功烈於斯爲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

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

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
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
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為邊患
今北虜西道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為外
扞魏魏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
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誠不可許會南
單于竟不北徙遷司隸校尉永元初大將軍
竇憲兄弟貴盛步兵校尉鄧豐河南尹王調
故蜀郡太守廉范等群黨出入憲門負勢放

以枚後
之廿五枚
付

犯大逆罪惡尤深有同周之管蔡漢之淮南

淮南厲王長高帝子文帝時反被遷於蜀而死也經有正義律有明

刑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前書曰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

先帝不忍親親之恩枉屈大法為王受愆愆過也反而不誅先帝之過故言為王受過也

莫悔悟悖心不移逆謀內潰自子魴發誠非

本朝之所樂聞朕惻然傷心不忍致王于理

今敗爵為阜陵侯食一縣獲斯辜者侯自取

焉於戲誠哉赦魴等罪勿驗使謁者一人監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護延國不得與吏人通章和元年行幸九江
賜延書與車駕會壽春帝見延及妻子愍然
傷之乃下詔曰昔周之封爵千有八百而姬
姓居半者所以損幹王室也朕南巡望淮海
意在阜陵遂與侯相見侯志意衰落形體非
故瞻省懷感以喜以悲今復侯為阜陵王增
封四縣并前為五縣以阜陵下溼徙都壽春
加賜錢千萬布萬匹安車一乘夫人諸子賞
賜各有差明年入朝立五十一年薨子弼王

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

效者故未敢時上時上猶即上也帝怒罵曰

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

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帝問曰誰與共

為章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

誠異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

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

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

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

八
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
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
多寬無敢悟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
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
囚徒理出千餘人後平忠死獄中朗乃自繫
書赦免官復舉孝廉建初中肅宗大會群臣
朗前謝恩詔以朗納忠先帝拜為易長易今
也歲餘遷濟陽令以母喪去官百姓追思之
章和元年上行東巡狩過濟陽三老吏人上

書陳朗前政治狀帝至梁召見朗詔三府為
辟首由是辟司徒府永元中再遷清河太守
坐法免永初三年太尉張禹薦朗為博士徵
詣公車會卒時年八十四

論曰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

一言齊侯省刑左氏傳曰齊景公謂晏子曰

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而履賤
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
哉踊謂刑也若鍾離意之就格請過寒朗之廷

爭冤獄篤矣乎仁者之情也夫正直本於忠

誠則不詭

詭詐也

本於諫爭則絞切

論語孔子曰直而無

禮則絞也

彼二子之所本得乎天故言信而志

行也

言而見信諫而必從故曰志行

贊曰伯魚子阿矯急去苛臨官以繫匡帝以

奢宋均達政禁此妖祭

祭祭也于命反

禽蟲畏德子

民請病

謂人為之請禱也

意明尊尊割恩蕃屏

穀梁傳曰

為尊者諱敵為親者諱敗尊尊親親之義也

反慄慄楚黎寒君為命

黎黎也

第五鍾離宋寒列傳第三十一王

師道校正

光武十王列傳第三十二

范曄

後漢書四十二

光武十王

光武皇帝十一子郭皇后生東海恭王彊沛

獻王輔濟南安王康阜陵質王延中山簡王

焉許羨人生楚王英光烈皇后生顯宗東平

憲王蒼廣陵思王荆臨淮懷公衡琅邪孝王

京

東海恭王彊傳

東海恭王彊建武二年立母郭氏為后彊為
皇太子十七年而郭后廢彊常戚戚不自安
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蕃國光武
不忍遲回者數歲乃許焉十九年封為東海
王二十八年就國帝以彊廢不以適去就有
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賜虎
賁旄頭官殿設鍾虬之縣擬於乘輿虬賁旄
頭鍾虬
解見光武紀縣音玄 彊臨之國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
皇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歎之以彊章宣示

公卿初魯恭王好宮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

時猶存恭王名餘景帝之子殿在今兗州曲阜城中西二十丈南北十二

丈高本故詔彊都魯中元元年入朝從封岱

山因留京師明年春帝崩冬歸國永平元年

彊病顯宗遣中常侍鉤者令將太醫乘驛視

疾詔沛王輔濟南王康淮陽王延詣魯及薨

臨命上疏謝曰臣蒙恩得備蕃輔特受二國

宮室禮樂事事殊異巍巍無量訖無報稱而

自修不謹連年被疾為朝廷憂念皇太后陛

下哀憐臣疆感動發中數遣使者太醫令丞

方伎道術絡驛不絕臣伏惟厚恩不知所言

臣內自省視氣力羸劣日夜浸困浸漸也終不

復望見闕庭奉承帷幄孤負重恩銜恨黃泉

杜預注左傳云地中之泉故曰黃泉身既天命孤弱復為皇太

后陛下憂慮誠悲誠慙息政小人也猥當襲

臣後必非所以全利之也誠願還東海郡天

恩愍哀以臣無男之故無男無多男也處臣三女小

國侯即婦人封侯也若呂后之妹呂須封此為臨光侯蕭何夫人封為贊侯之類此

臣宿昔常計計天恩不敢忘也今天下新罹大憂光武

崩也惟陛下加供養皇太后數進御餐臣疆困

劣言不能盡意願並謝諸王不意求不復相

見也天子覽書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

哀津門洛陽南面西頭門也使大司空持節

護喪事大鴻臚副宗正將作大匠視喪事贈

以殊禮升龍旄頭鸞輅龍旂虎賁百人解並見光

武及明詔楚王英趙王栩北海王興館陶公

主比陽公主及京師親戚四姓夫人小侯皆

會葬

四姓小侯解見明帝紀

帝追惟彊深執

謙儉不欲厚葬以違其意於是特詔中常侍

杜岑及東海傅相曰王恭謙好禮以德自終

遣送之物務從約省衣足斂形茅車瓦器物

減於制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

前書曰卓爾不群者河間

獻王近將作大匠留起陵廟彊立十八年年

三十四子靖王政嗣政濞欲薄行後中山簡

王薨政詣中山會葬私取簡王姬徐妃又盜

迎掖庭出女豫列刺史魯相奏請誅政有詔

削薛縣立四十四年薨子頃王肅嗣永元十

六年封肅弟二十一人皆為列侯肅性謙儉

循恭王法度永初中以西羌未平上錢二千

萬元初中復上縑萬匹以助國費鄧太后下

詔褒納焉立二十三年薨子孝王臻嗣永建

二年封臻二弟敏儉為鄉侯臻及弟蒸鄉侯

儉並有篤行母卒皆吐血毀皆皆或至服練

紅兄弟追念初喪父幼小哀禮有闕因復重

行喪制既祥之後而服練也禮記曰練衣黃

裏縗緣縗印紅也縗音七綯反鄭玄

沈周禮曰臻性敦厚有恩常分租秩賑給諸
父昆弟國相籍褻具以狀聞順帝美之制詔
大將軍三公大鴻臚曰東海王臻以近蕃之
尊少襲王爵膺受多福未知艱難而能克已
率禮孝敬自然事親盡愛送終竭哀降儀從
士寢苦三年左氏傳曰晏桓子卒嬰嬰麤衰
斬直經帶枕骨履食粥居倚廬
覆棺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杜
預注云時士及大夫衰服各有不同和睦
兄弟恤養孤弱至孝純備仁義兼弘朕甚嘉
焉吏勸善厲俗爲國所先曩者東平孝王敞

兄弟行孝喪母如禮有增戶之封詩云永世

克孝念茲皇祖詩周頌之
文克能也今增臻封五千戶

儉五百戶光啓土宇以配厥德立三十一年

薨子懿王祗嗣初平四年遣子琬至長安奉

章獻帝封琬汝陽侯拜爲平原相祗立四十

四年薨子羨嗣二十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沛獻王輔傳

沛獻王輔建武十五年封右馮翊公劉放
日案光

武紀輔封右翊公此多馮字
誤天下亦無右馮翊郡也
十七年郭后廢

爲中山太后故徙輔爲中山王并食常山郡
二十年復徙封沛王時禁網尚疏諸王皆在
京師競脩名譽爭禮四方賓客壽光侯劉鯉
更始子也得幸於輔鯉怨劉盆子害其父因
輔結客報殺盆子兄故式侯恭輔坐繫詔獄
三日乃得出自是後諸王賓客多坐刑罰各
循法度二十八年就國中元二年封輔子寶
爲沛侯永平元年封寶弟嘉爲僮侯僮縣屬
臨淮郡
故城在今泗州
宿預縣西南輔矜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說

京氏易孝經論語傳及圖讖作五經論時號
之曰沛王通論在國謹節終始如一稱爲賢
王顯宗敬重數加賞賜立四十六年薨子釐
王定嗣釐音備
下皆同元和二年封定弟十二人爲
鄉侯定立十十年薨子節王正嗣元興元年
封正弟三人爲縣侯正立十四年薨子孝王
廣嗣有固疾安帝詔廣祖母周領王家事周
明正有法禮漢安中薨順帝下詔曰沛王祖
母太夫人周秉心淑慎導王以仁使光祿大

夫贈以妃印綬廣立三十五年薨子幽王榮嗣立二十年薨子孝王琮嗣薨子恭王曜嗣薨子契嗣魏受禪以為崇德侯

楚王英傳

楚王英以建武十五年封為楚公十七年進爵為王二十八年就國母許氏無寵故英國最貧小三十年以臨淮之取慮須昌二縣益楚國取慮縣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西南臨淮無須昌有昌陽縣蓋誤也取慮音問自顯宗為太子時英常獨歸附太子太子

特親愛之及即位數受賞賜永平元年特封

英舅子許昌為龍舒侯龍舒縣屬廬江郡西也

英少時好游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

為浮屠齋戒祭祀袁宏漢記浮屠佛也西域

言覺也將以覺悟群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為幸不殺生專務清淨其精者為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下無為又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善修道以鍊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為佛也佛長丈六尺黃金色頂中佩日月光變化無功無所不入而大覺群生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八丈頂有日月光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聖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像焉

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即中令奉
 黃縑白紬三十匹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
 累積歡喜天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
 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淳厚之仁
 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
 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伊蒲塞即
 中華翻為迦住言受戒行
 無近僧住也桑門即沙門因以班示諸國中
 傳英後遂大交通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
 以為符瑞十三年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

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
 奏英招聚姦猾造作圖讖擅相官秩置諸侯
 王公將軍二千石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
 親不忍乃廢英徙丹陽涇縣今宣州
 縣也賜湯沐
 邑五百戶湯沐解見
 皇后紀也遣太鴻臚持節護送使
 伎人奴婢工技鼓吹悉從得乘輜輜
 車也自隱
 蔽之車蒼頡篇曰衣車也
 技按文妓當作技士當作工又當工在技上
 上文伎人即是伎樂此工技是巧
 匠也梁節王傳中亦有工技也持兵弩行
 道射獵極意自娛男女為侯主者食邑如故

楚太后勿上璽綬留住楚宮明年英至丹陽
自殺立三十三年國除詔遣光祿大夫持節
弔祠贈賵如法加賜列侯印綬以諸侯禮葬
於涇遣中黃門占護其妻子古護猶也悉出楚
官屬無辭語者制詔許太后曰國家始聞楚
事幸其不然既知審實懷用悼灼庶欲宥全
王身令保卒天年而王不念顧太后竟不自
免此天命也無可奈何太后其保養幼弱勉
強飲食諸許願王富貴人情也已詔有司出

其有謀者令安田宅於是封燕廣為折姦侯
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
侯列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
以千數十五年帝幸彭城見許太后及英妻
子於內殿悲泣感動左右建初二年肅宗封
英子楚侯种五弟皆為列侯並不得置相臣
吏人元和三年許太后薨復遣光祿大夫持
節弔祠因留護喪事賻錢五百萬又遣謁者
備王官屬迎英喪改葬彭城加王赤綬羽蓋

華藻如嗣王儀

漢續興服志曰四采長二丈一尺

諸侯王赤綬安車

青蓋

金

追爵謚曰楚厲侯章和元年帝幸彭

城見英夫人及六子厚加贈賜种後徙封陸侯

陸縣名屬廬江縣

卒子度嗣度卒子拘嗣傳國于後

濟南安王康傳

濟南安王康建武十五年封濟南公十七年

進爵為王二十八年就國三十年以平原之

祝阿安德朝陽平昌隰陰重丘六縣益濟南

國中元二年封康子德為東武城侯東武城屬

郡今貝州武城縣是康在國不循法度交通賓客其後

人上書告康招來列郡姦猾漁陽顏史劉子

產等又多遺其繒帛案圖書謀議不軌事下

考有司舉奏之顯宗以親親故不忍窮竟其

事但別祝阿隰陰東朝陽安德西平昌五縣

今德州般縣也般音補滿反建初八年

肅宗復還所削地康遂多殖財貨大修宮室

奴婢至千四百人廐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

頃奢侈恣欲游觀無節永元初國傳何敞一

疏諫康曰蓋聞諸侯之義制節謹度然後能
 保其社稷和其民人孝經諸侯章之義也大王以骨肉
 之親享食茅土當施張政令明其典法出入
 進止宜有期度輿馬臺隸應為科品臺隸賤職也左
出傳曰人右大夫臣士十臣卑卑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也而今奴婢廐馬皆有千餘增無用之
 口以自蠶食言如蚕之食漸至衰盡也官婢閉隔失其天
 性感亂和又多起內第觸犯防禁費以巨
 萬巨大也而功猶未半夫文繁者質荒木

勝者人亡荒廢也文彩繁多則質以之廢木增構則人殫其力故云人亡也

皆非所以奉禮承上傳福無窮者也故楚作

章華以函左氏傳楚靈王成章華之臺後卒被殺杜預注云臺在今南郡華容

吳興姑蘓而滅姑蘓臺一名姑胥臺越絕書曰胥門外有九曲路闔

廬以遊姑蘓之臺以望湖顧夷吾地記云橫山北有小山俗謂姑蘇臺今在蘓州吳縣

西闔廬後景公千駟民無辨焉論語齊景公

被越殺之之日人無德而稱今數游諸第晨夜無節又

非所以遠防未然臨深履薄之法也願大王
 修恭儉遵古制省奴婢之口減乘馬之數

私田之富節游觀之宴以禮起居則敵乃敢
安心自保惟太王深慮愚言康素敬重敵雖
無所嫌悟然不能改立五十九年薨子簡王
錯嗣錯音七故反錯為太子時愛康鼓吹妓女宋
閏使醫張尊招之不得錯怒自以劍刺殺尊
國相舉奏有詔勿案永元十二年封錯弟七
人為列侯錯立六年薨子孝王香嗣永初二
年封香弟四人為列侯香篤行好經書初叔
父篤有罪不得封西平昌侯昱坐法失侯香

乃上書分爵土封篤子丸昱子嵩皆為列侯
香立二十年薨無子國絕永建元年順帝立
錯子阜陽侯顯為嗣是為釐王立三年薨子
悼王廣嗣永建五年封廣弟文為樂城亭侯
廣立二十五年永興元年薨無子國除

東平憲王蒼傳

子任我孝王尚

東平憲王蒼建武十五年封東平公十七年
進爵為王蒼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為人美須
顛要帶十圍顯宗甚愛重之及即位拜為驃

騎將軍置長史掾史負四十人位在三公上

四府掾史皆無四十一人今特置以優之也末平元年封蒼子二人

為縣侯二年以東郡之壽張須昌山陽之南

平陽臺湖陵五縣益東平國南平陽縣故城今兗州鄒縣也

臺縣一名高平故城城鄒縣西南是時中興

三十餘年四方無虞蒼以天下化平宜修禮

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

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語在禮樂輿服志

其志今上帝每巡狩蒼常留鎮侍衛皇太后四年

春車駕返出觀覽城築之次故曰第尋聞

當遂校獵河內蒼即上書諫曰臣聞時令盛

春農事不聚眾興功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無聚大眾無置城郭仲

春之月無作木事以妨農事也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

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尚書五行傳曰

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人農時及有茲謀則木不曲直鄭玄注曰木性或曲或

直人所用為器者也無故生不暢茂多有妨槁是為不曲直也前書音義曰不宿不預戒

也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

其業之德雖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

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搖仿佯弭節

而旋皆遊散之意詩曰於焉消搖左氏傳曰

也言不盡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

設羽旄旄謂注旄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

詩大雅之文也抑抑密也隅廉也言人審密

於威儀抑抑然者其德必嚴正如官室之制

外有廉隅臣不勝憤懣伏自手書乞詣行在

所極陳至誠帝覽奏即還官蒼在朝數載多

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

安上疏歸職曰臣蒼疲駑特為陛下慈恩覆

誨在家被教道之仁升朝蒙爵命之首制書

褒美班之四海舉負薪之才升君子之哭負薪

喻小人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

之事乘也者君子之器以小入而乘君子之

器則盜思奪之矣凡匹夫一介尚不忘簞食之惠簞

器也圓曰簞方曰筥左氏傳曰晉宣子田於

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曰不食三日矣食

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不

請遺之使盡之而為簞食與肉以與之既而

與為公介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况臣居宰相

之位同氣之親哉宜當暴骸膏野為百僚先

而愚頑之質加以固病誠羞負乘辱汗輔將

之位將被詩人三百赤紱之刺

赤紱大夫之服也詩曹風

曰彼其之子三百赤紱刺其無德居位者多也

今方域晏然要荒無

微

去王畿五百里曰綏服又五百里曰甸服又五百里曰侯服又五百里曰采服又五百里曰衛服

里荒服微備也音擊

將遵上德無為之時也文官猶可

併省武職尤不宜建昔象封有鼻不任以政

有鼻國名其地在今萊州營道縣北史記曰舜弟象封於有鼻也

誠由愛深

不忍揚其過惡前事之不忘來事之師也自

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陛

下審覽虞帝優養母弟遵承舊典終卒厚恩

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蕃國願蒙哀憐帝

優詔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切五年乃許

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以驃騎長史為東

平太傅掾為中大夫令史為王家

即漢官儀將軍掾

屬二十九人中大夫無加賜錢五十萬布十

萬匹六年冬帝幸嘗徵蒼從還京師明年皇

太后崩既葬蒼乃歸國特賜官人奴婢五百

人布二十五萬匹及珍寶服御器物十一年

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

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傳曰辭別之後獨
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
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采菽詩小雅之章也其詩曰采菽采
菽維之苞之君子來朝何錫與之毛日者問
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
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
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十五年
春行幸東平賜蒼錢千五百萬布四萬匹帝
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

興頌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書郎賈
逵為之訓詁肅宗即位尊重恩禮踰於前世
諸王莫與為比建初元年地震蒼上便宜其
事留中留禁中帝報書曰丙寅所上便宜三事
朕親自覽讀反覆數周心開目明曠然發矇
韋昭注國語曰有矇矇子而無見日矇開吏人奏事亦有此言但
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為非何者災異之
降緣政而見今改元之後年飢人流此朕之
不德感應所致又冬春旱甚所被尤廣雖內

用克責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快然意解詩
 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
 則降詩國風也忡忡猶衝衝降下也思惟嘉謀以次奉行冀
 蒙福應彰報至德特賜王錢五百萬後帝欲
 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遽上疏諫曰
 伏聞當為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
 言疑不審實世近今從官古霸問涅陽主疾風俗
 通曰古姓周有古公亶父其後氏中使還乃知
 焉涅陽主光武女竇固之妻也
 詔書已下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

覩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葬制為言故營建
 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
 水而已孝明皇帝太孝無違奉承貫行貫行
 皆遵奉也谷永曰一以貫行至於自所營創尤為儉
 省讓德之美於斯為盛易曰謙德之柄臣愚以園邑
 之興始自疆秦古者立隴且不欲其著明禮
 日古者墓而不墳故言不欲其著明豈况築郭邑建都郭哉穀
 傳曰人之所聚曰都杜預注左傳曰郭郭也上違先帝聖心下造
 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

氣初豐年也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
故繕修丘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稽
之時宜則違人求之吉凶復未見其福陛下
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思然懼左右過
議以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
於無窮也惟蒙哀覽帝從而止自是朝廷每
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
三年帝饗衛士於南宮因從皇太后周行掖
庭池閣乃閱陰太后舊時哭服愴然動容乃

命留五時衣各一襲

五一時衣謂春青夏朱季夏黃秋白冬黑也衣單

複具及常所御衣合五十篋餘悉分布諸王

主及子孫在京師者各有差特賜蒼及琅邪

王京書曰中大夫奉使親聞動靜嘉之何已

歲月驚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聞

饗衛士於南宮因閱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

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

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紵帛

巾各一

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鄭玄云副婦人首服三輔謂之假紵續

漢書及衣一篋可時奉贍以慰凱風寒泉

詩國風曰凱風八羨孝子也凱風自南吹

之思彼棘心棘心天夫母氏劬勞爰有寒泉

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又欲令後生子

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今魯國孔氏尚有仲

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孔子廟在

中伍緝之從西征記曰魯人藏孔子所乘車

於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

冠履解見其光武皇帝器服中元二年已

賦諸國故不復送并遺宛馬一匹血從前膊

上小孔中出常聞武帝歌天馬露赤汗今親

見其然也前書天馬歌曰太一况天頃反虜

尚屯將帥在外憂念遑遑未有閒寧閒音願

王寶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戒望之如渴六年

冬蒼上疏求朝明年正月帝許之特賜裝錢

十五百萬其餘諸主各千萬帝以蒼冒涉寒

露遣謁者賜貂裘說文曰貂鼠屬也大及大

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竇固持節郊迎帝乃

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其錢帛器物無不

充備下詔曰禮伯父歸寧乃國儀禮曰覲禮

王使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
外再拜天子賜舍曰賜伯父舍同姓西面北上
上異姓東面北上侯氏禪冕釋幣于襜乘墨
車載龍旂孤羈乃朝以瑞玉有纁天子負斧
衮日伯父實來余一人嘉之奉束帛匹馬
氏曰伯父無事歸寧切邦侯氏再拜替首而
出也○劉攽日詔曰禮伯父歸寧案帝意欲
推尊諸王引用經義既下文有詩云即此
當有禮云字此伯父歸寧之語本出儀禮也
詩云叔父建爾元子周詩曾頌之文也叔父謂
敬之至也昔蕭相國加以不名優忠賢也
王莽傳況兼親尊者乎其沛濟南東平中山
四主讚皆勿名讚謂讚者誓既至升殿乃拜

天子親答之其後諸王入宮輒以輦迎至省
閣乃下蒼以受恩過禮情不自寧上疏辭曰
臣聞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左傳隨文子力之辭
也卑高列序上下以理陛下至德廣施慈愛
骨肉既賜奉朝請咫尺天儀而親屈至尊隆
禮下臣每賜燕見輒興席改容中宮親拜事
過典故臣惶怖戰慄誠不自安每會見蹴踏
無所措置蹴踏謙此非所以章示群下安臣
子也帝省奏歎息愈褒貴焉舊典諸王女皆

封鄉主乃擢封蒼五女為縣公主三月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蒼賜以秘書列倦圖道術祕方至八月飲酎畢飲酎解見章紀有司復奏遣蒼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踈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願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大鴻臚奏王受詔歸國小黃門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輿馬錢布以億萬計蒼還國疾病帝

馳遣名醫小黃門侍疾使者冠蓋不絕於道又置驛馬千里傳問起居明年正月薨詔告中傳封上蒼自建武以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七言別字歌詩並集覽焉遣大鴻臚持節五官中郎將副監喪及將作使者凡六人今四姓小侯諸國王主悉會詣東平奔喪賜錢前後一億布九萬匹及葬策曰惟建初八年三月己卯皇帝曰咨王丕顯勤勞王室親受策命昭于前世出作蕃輔克慎明德率禮

不越

率循也

傳聞在下

傳音敷影布也書曰克慎明德敷聞在下

昊天不弔不報上仁俾屏余一人夙夜兢兢

靡有所終

俾使也屏蔽也左氏傳曰吳夫不弔不怨遺一老俾屏余一人兢兢

余在

今詔有司加賜鸞輅乘馬龍旂九旒虎

賁百人奉送王行匪我憲主其孰離之

非憲王誰更魂而有靈保茲寵榮嗚呼哀哉

立四十五年子懷王忠嗣明年帝乃分東平

國封忠弟尚為任城王餘五人為列侯忠立

十一年薨子孝王敞嗣元和三年行東巡守

幸東平宮帝追感念蒼謂其諸子曰思其人

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蒼

陵為陳虎賁鸞輅龍旂以章顯之祠以太牢

親拜祠坐哭泣盡哀賜御劔于陵前

陵在今

嶢山南嶠音魚委反

初蒼歸國驃騎時吏丁牧周栩以

蒼敬賢下士不忍去之遂為王家大夫數十

年事祖及孫帝聞皆引見於前既愍其淹滯

且欲揚蒼德美即皆擢拜議郎牧至齊相栩

上蔡令永元十年封蒼孫梁為矜陽亭侯敞

第六人為列侯，敝喪母，至孝。國相陳珍上其行狀。永寧元年，鄧太后增邑五千戶，又封蒼孫二人為亭侯。敝立四十八年薨。子頊、王端嗣立。四十七年薨。子凱嗣立。二十一年魏受禪，以為崇德侯。

論曰：孔子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若東平憲王，可謂好禮者也。若其辭至戚去母后，豈欲苟立名行而忘親遺義哉？蓋位疑則隙生，累近則喪大。

斯蓋明哲之所為，歎息嗚呼，遠隔以

全忠，釋累以成孝。夫豈憲王之志哉？言其本志然也。

東海恭王遜而知廢，遜讓也。為吳太伯，不可

乎。左傳曰：晉大夫士蔣之辭也。吳太伯，周大王之長子，讓其弟季歷，因適其越，來藥大

事。其史記也。

任城孝王尚，元和元年封，食任城。元父樊三

縣。元父樊並，屬東平國。元父故城在今兗州，縣在城縣南。樊故城在今，瑕丘縣西南也。

立十八年薨。子貞、王安嗣。永元十四年封母

弟福為桃鄉侯。永初四年封福弟元為當塗

鄉侯安性輕易貪吝數微服出入游觀國中
取官屬車馬刀劍下至衛士米肉皆不與直
元初六年國相行弘奏請廢之安帝不忍以
一歲租五分之一贖罪安立十九年薨子節
王崇嗣頌帝時荒虜數反崇輒上錢帛佐邊
費及帝崩復上錢三百萬助山陵用度朝廷
嘉而不受立三十一年薨無子國絕延熹四
年桓帝立河間孝王子恭為參戶亭侯博為
任城王劉劭後曰按文多一為字又以奉其

祀杜預注左傳曰今丹水縣北有三戶博有

孝行喪母服制如禮增封三千戶立十三年

薨無子國絕熹平四年靈帝復立河間貞王

遜子新昌侯佗為任城王劉劭後曰案文奉

孝王後立四十六年魏受禪以為崇德侯

阜陵質王延傳

阜陵質王延建武十五年封淮陽公十七年

進爵為王二十八年就國三十年以汝南之

長平西華新陽扶樂四縣益淮陽國長平故城在今

陳州宛丘縣西北西華故城在今潁水縣西北
北新陽故城在今豫州真陽西南扶樂故城
在今陳州太康縣北也

延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永平中
有上書告延與姬兄謝弁及姊館陶主婚駙
馬都尉韓光招姦猾作圖讖祠祭祀詛事下
案驗光弁被殺辭所連及死徙者甚衆有司
奏請誅延顯宗以延罪薄於楚王英故特加
恩徙爲阜陵王食二縣延既徙封數懷怨望
建初中復有告延與子男魴造逆謀者有司
奏請檻車徵詣廷尉詔獄肅宗下詔曰王前

日一收
十五收
月二付

班賜群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
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
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說苑曰
邑名勝
毋曾子不入水名盜泉仲尼不飲醜其名也尸子又載其言也此穢穢之寶
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平尚書之言乃更以
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爲尚書僕射車駕數幸
廣成苑意以爲從禽廢政常當車陳諫般樂
遊田之事天子即時還宮永平三年夏旱而
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以

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

比曰密雲遂無太潤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豈政有未

得應天心者邪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

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榮邪女謁盛邪苞

苴行邪讒夫昌邪帝王記曰成湯大旱七年

牲禱於桑林之社以六事自責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

所謂宮室榮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徂患人

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臣意以匹夫之

才無有行能久食重祿擢備近臣比受厚賜

沖嗣永元二年下詔盡削除前班下延事沖

立二年薨無嗣和帝復封沖兄魴是為頃王

永元八年封魴弟十二人為鄉亭侯魴立三

十年薨子懷王恢嗣延光三年封恢兄弟五

人為鄉亭侯恢立十年薨子節王代嗣陽嘉

二年封代兄便親為勃適亭侯代立十四年

薨無子國絕建和元年桓帝立勃適亭侯便

親為恢嗣是為恭王立十三年薨子孝王統

嗣立八年薨子王赦立建安中薨無子國除

廣陵思王荆傳

廣陵思王荆建武十五年封山陽公十七年

進爵為王荆性刻急隱害隱害謂陰害於人也有才能

而喜文法光武崩大行在前殿荆哭不哀而

作飛書封以方底方底囊所以盛書也今蒼

頭詐稱東海王彊舅大鴻臚郭況書與彊曰

君王無罪猥被作廢而兄弟至有束縛入牢

獄者太后失職別守北宮太后郭后也職常也失其常位也

及至年老遠外居邊封之於魯海內深痛況

鼻酸及太后尸柩在堂洛陽吏以次捕斬

客至有一家三尸伏堂者痛甚矣今天下有

喪弓弩張設甚備閉梁松勅虎賁史曰吏以

便宜見非勿有所拘以便宜之事而有非者當即行之勿拘常制也

封侯難再得也即官竊悲之為王寒心累息

累息猶也今天下爭欲思刻賊王以求功寧有

量邪若歸并二國之眾可聚百萬君王為之

主鼓行無前功易於太山破雞子輕於四馬

載鴻毛此湯武兵也今年軒轅星有白氣星

家及喜事者喜事猶好事也皆云白氣者喪

軒轅女主之位又太白前出西方至午兵當

起洪範五行傳曰太白少陰之星以巳未為

今至午是又太子星色黑至辰日輒變赤天

書曰心前星夫黑為病赤為兵王努力卒事

高祖起亭長陛下與白水何況於王陛下長

子故副主哉上以求天下事必舉下以雪除

沉沒之恥報死母之讎精誠所加金石為

開韓詩外傳曰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遺金以

其石也因復射之推無迹熊渠子當為秋

見其誠心而金不為之開而况人乎當為秋

霜無為檻羊秋霜肅殺於物雖欲為檻羊又

可得乎竊見諸相上言王貴天子法也人主

崩亡閭閻之伍尚為盜賊欲有所望何況王

邪夫受命之君天之所立不可謀也今新帝

人之所置疆者為不願君主為高祖陛下所

志陛下即無為扶蘇將閭叫呼天也扶蘇秦

太子將閭庶子也扶蘇以數諫始皇使與蒙恬守北邊始皇死少子胡亥詐立賜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將閭乃仰天而大

呼天者三日天乎吾無罪且身三疆得書惶
大皆流涕伏劍自殺見史記怖即執其使封書上之顯宗以荆母弟秘其
事遣荆出止河南宮時西羌反荆不得志冀
天下因羌驚動有變私迎能為星者與謀議
帝聞之乃徙封荆廣陵王遣之國其後荆復
呼相上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七得天下我今
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詣吏告之荆惶恐自
繫獄帝復加恩不考極其事下詔不得臣屬
吏人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荆

不改其後使巫祭祀祝詛有司舉奏請誅之
荆自殺立二十九年死帝憐傷之賜謚曰思
王十四年封荆子元壽為廣陵侯服王璽綬
食荆故國六縣又封元壽弟三人為鄉侯明
年帝東巡狩徵元壽兄弟會東平宮班賜御
服器物又取皇子輿馬悉以與之建初七年
肅宗詔元壽兄弟與諸王俱朝京師元壽卒
子商嗣商卒子條嗣傳國于後

臨淮懷公衡傳

臨淮懷公衡建武十五年立未及進爵為王
而薨無子國除

中山簡王傳

中山簡王焉建武十五年封左馮翊公○割

案光武紀封焉左十七年進爵為王焉以郭

太后少子故獨留京師三十年徙封中山王

永平二年冬諸王來會辟雍事畢歸蕃詔焉

與俱就國從以虎賁官騎漢官儀駟騎焉上

疏辭讓顯宗報曰凡諸侯出境必備左右

夾谷之會司馬以從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丁

魯君孔子歷階而上命司馬今五國各官騎

百人稱娵娵音楚角反稱娵猶皆比軍

胡騎便兵善射弓不空發中必決司馬相

文夫有文事必有武備所以重蕃職也王其

勿辭帝以焉郭太后偏愛特加恩寵獨得往

來京師十五年焉姬韓序有過焉縊殺之國

相舉奏坐削安險縣安險屬中山郡元和中肅宗復

以安險還中山立五十二年永元二年薨自

中興至和帝時皇子始封薨者皆賻錢三千
萬布三萬匹嗣王薨賻錢千萬布萬匹是時
竇太后臨朝竇憲兄弟擅權太后及憲等東
海出也爾雅曰女字故睦於焉而重於禮加
賻錢一億詔濟南東海二王皆會大為修冢
塋開神道墓前開道建石柱平夷吏人家墓
以千數作者萬餘人發常山鉅鹿涿郡柏黃
腸雜木黃腸柏三郡不能備復調餘列郡二
徒及送致者數千人凡徵發搖動六列十八

郡制度餘國莫及子夷王憲嗣永元四年封
憲弟十一人為列侯憲立二十二年薨子孝
王弘嗣永寧元年封弘二弟為亭侯弘立二
十八年薨子穆王暢嗣永和六年封暢弟荆
為南鄉侯暢立三十四年薨子節王稚嗣無
子國除

琅邪孝王京傳

琅邪孝王京建武十五年封琅邪公十七年
進爵為王京性恭孝好經學顯宗尤愛幸賞

賜恩寵殊莫莫與爲比永平二年以太山之

蓋南武陽華蓋縣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西北南武陽縣故城在今沂州費

縣西又華縣故城在費縣東北也東萊之昌陽盧鄉東牟六

縣益琅邪昌陽今萊州縣也故城在今開登北東牟故城在今昌陽縣西

五年乃就國光烈皇后崩帝

悉以太后遺金寶財物賜京京都苦好修宮

室窮極伎巧殿館壁帶皆飾以金銀壁帶壁中橫

數上詩賦頌德帝嘉美下之史

官京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人奉祠神數下

言宮中多不便利京上書願徙宮開陽以華

蓋南武陽厚丘贛榆五縣華縣蓋縣南武陽屬泰山郡厚丘屬

東海郡贛榆屬琅邪郡

易東海之開陽臨沂肅宗許之

立三十一年薨葬東海即丘廣平亭有詔割

亭屬開陽開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北子夷王宇

嗣建初七年封宇弟十三人爲列侯元和元

年封孝王孫二人爲列侯宇立二十年薨子

恭王壽嗣末初元年封壽弟八人爲列侯立

十七年薨子貞王尊嗣延光二年封尊弟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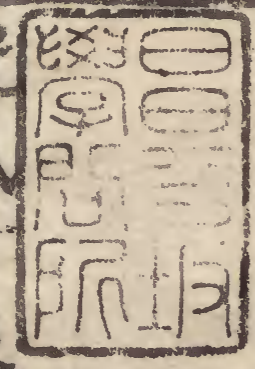
人為鄉侯尊立十八年薨子安王據嗣永和
五年封據弟三人為鄉侯據立四十七年薨
子順王容嗣初平元年遣弟邈至長安奉章
貢獻帝以邈為九江太守封陽都侯陽都縣屬城陽國故城在今沂州承
容立八年薨國絕初邈縣南承音常證反
至長安盛稱東郡太守曹操忠誠於帝操以
此德於邈建安十一年復立容子熙為王在
位十一年坐謀欲適江被誅國除
贊曰光武十子昨土分王沛獻尊節楚英流

放尊音祖本反禮記曰恭敬延既怨詛荆亦

缺望濟南陰謀琅邪驕宕中山臨淮無聞未

喪一王早終名東平好善辭中委相謙謙恭

王實惟三讓



光武十五列傳第三十二終 王師道校正

